

英國牛津大學植物科學系植物標本館

奧德漢(R. Oldham)採自臺灣之植物標本影像徵集

文・圖 / 楊宗愈、陳建帆

英國的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不僅僅是英國古老的大學，更是與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同樣聞名於世。在英語系國家當中，牛津大學被公認為最古老的學校，成立於什麼時候已經無法可考，但依據其校史記載，公元1096年就已經有教學的資料，然其真正發展擴建起來還是在1167年以後。Henry Danvers於1621年在當時的植物科學院(School of Botany)下興建植物園（而這也是英國最早的一座植物園；圖1），並於同時期成立植物標本館（國際植物標本館代號為：OXF），除了高等植物標本外，包括地衣、苔蘚、藻類、真菌等也都有蒐藏；在1985～1986學年度，牛津大學將植物系、農藝系及森林系合併成植物科學系（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s；圖2），而原本隸屬於森林系的植物標本館（國際植物標本館代號為：FHO）也就與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合併（目前植物標本館在基層樓，森林系植物標本館在1樓，標本並不重新排列），英文名稱就是：The Oxford University Herbaria，蒐藏量共有800,000萬份標本。量雖然不多，然本標本館成立得很早，除了歷任館長的蒐藏，瑞典的林奈氏(C. Linnaeus)在1736年還曾經到本標本館拜訪當時的館長Johan Jacob Dillenius博士，所以本標本館保存有17世紀的一些「真正」的古老標本，包括1698年採自中國的植物標本及林奈氏親筆簽名與鑑定的歷史標本，所以仍是一座重要的植物標本館。



圖1. 牛津大學植物園也是英國最古老的植物園



圖2. 植物科學系大樓前

在執行2010年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第八分項：「徵集散佚海外之臺灣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影像」第四年計畫時，我們在皇家愛丁堡植物園植物標本館的本館發現一份英國植物採集者奧德漢(R. Oldham)採自臺灣的茜草科拾壁龍(*Psychotria serpens* L.)標本（圖3），其上註明該份標本為牛津大學贈送（Presen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圖4）。由於奧德漢在亞洲地區所採集的植物標本是要存放於倫敦皇家邱植物園植物標本館，所以該年度返回臺灣後，

我們便透過英國瑞丁大學植物系的Stephen Jury博士的介紹，與現今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負責人Stephens Harris博士聯絡上，他告知我該標本館蒐藏約有200份奧德漢所採集的標本，不過有採自臺灣及日本。我們在2012年終於敲定7月份要前往該植物標本館找尋、鑑定並徵集該批標本的影像。由於亞洲人前往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的並不多，而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第八分項幾年下來(2007～2012)，已經發現奧德漢當年(1864)在臺灣所採集的這一批標本，有許多是模式標本，既然該標本館有200份他的採集，所以我們出發前便認為可以再找到一批臺灣原生維管束植物的模式標本才對！



圖3. 英國植物採集者奧德漢採自臺灣的茜草科拾壁龍標本



圖4. 記錄本份標本受贈於牛津大學

我們一行4人在7月15日自倫敦前往牛津，據倫敦邱植物園的英國人說今年是50年來最冷的夏天，又濕又冷。而我們出了牛津車站的大門，才真正感覺到這裡才是冷風刺骨！我們在牛津停留一週，我稍微記錄了一下每天的溫度，自週日中午抵達到週六傍晚離開，平均18～20度，最高溫22度，所以當時和臺灣同事聯絡時，大家都在說好熱好熱，幾乎每天都是30度以上，而我們卻都非常羨慕臺灣的陽光！由於週日到達牛津時還很早，且我當年求學時並沒有來過植物標本館，為了讓隔天工作順利，就和助理、學生先由住處走到植物科學系一趟。牛津大學是一座大學城，

各學院及系所分散在各地，而植物科學系並不在大馬路旁，邊看地圖邊找路，將近1個多小時才找到植物科學系大樓，也就是植物標本館的所在地。返回住處時雖然比較順，但路程還真是蠻遠的，於是決定搭乘公車到市中心再步行回去，大約可以省下15分鐘的時間。因為植物系標本館館長Harris博士告知我們他7月份將不在牛津大學，但他已經委請標本館蒐藏經理Serena Marner女士來協助安排並配合我們工作。週一（16日）我們9：30到門外搭公車（一人1.5英鎊單程；後來發現由住處搭計程車到植物標本館只要4英鎊，所以週三到週五工作結束前都是搭計程車），下車後再走個15分鐘就到了植物科學系門口，剛好將近10：00。在入口接待處填好資料並告知欲拜訪人員後，不久就看到Serena女士走出來歡迎我們。稍微寒暄一下，Serena先帶我們到該系的主要標本館，同時將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介紹了一下，她先帶我們去此行主要工作地方安置背包、相機、個人物件等等（圖5），便帶我們上一樓去FHO看以木本植物蒐藏為主的森林系標本館（包括標本拍照的翻拍架也在此處），及一個蒐藏木塊的標本館。我則告知我們此行的目的，並介紹我們的網站（圖6）；由於牛津大學植物標本館的標本尚未數位化（該標本館正在開始進行數位化工作），所以Serena只稍加介紹了一下她們植物系及植物標本館的網頁，繼續談到曾經有牛津的學者將奧德漢的標本稍微整理了一下，不過並沒有完全整理出來，且還沒開始處理蕨類標本，她並出示幾張記錄上述資料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一些學名及數字。她又告知，奧德漢除了採集臺灣的標本外，也有採自日本的，我則告知我們此行以他採自臺灣地區的標本為主。於是開始我們在此英國最古老的植物標本館的工作。



圖5. Serena女士帶我們參觀標本館



圖6. 介紹本館數位網站給Serena女士